

白

文藻秋天——王家齊

目錄

一、〈引子，我是誰？〉	1
二、〈前奏，印象〉	4
三、〈寫作一隅〉	5
四、〈記錄，人生二十載〉	7
五、〈白〉	8
附記、〈仁山半島遊，激清樓遙想〉	11

此書獻給我的外公，楊英造先生。

引子，我是誰？

「妳知道嗎，記憶在腦海停留，景象從不消失，只是像新葉一樣，拔根，漸漸地糊塗了昨日……」

總是這樣的吧，與面試官聊聊天，體會「一日看盡長安花」的雀躍，馬不停蹄地來到了高雄——王家齊，取自《大學》，修身與治國兩光譜的拉扯；我，總是矛盾。



「王家齊，Ryan Adrien Wang；祖籍陝西省西安市。在寒冷與炙熱來回長大，間續有過幾段美好時光。

你到底是誰？」

我與臺灣南部總是有種說不清的緣分。

其他兄弟留在大陸，爺爺則被政府安在了屏東勝利路。

枋寮，那大宅，那腰際上，繡球紛開的綠圍籬，藏起已逝的外公和我嬉戲；木頭裝潢的老房間，秘密深鎖在大正來的，上好木頭釘起的嫁妝箱，外曾祖母唱著傷心的日語歌，傭人呼喚著小少爺。

那宅，那眷村。早已是堂前燕紛亂的朱門。只是凋零，他們說；未來交棒給了這些新星。

我來到這裡，尋找答案？

「沒有根的人——野草從不能開出曇花。」



「故地重遊。第一次踏進文藻，
下榻蓮潭會館。」

前奏，印象

學校曾是女子專科院，從長輩的口中也能得知她的盛名。

即使到了現今，長裙或許已漸漸消失在紅磚道上的風中，取而代之的是與多元文化借鑑的吉普賽，是融化的馬賽克；也好，挺是國際。

他們尋根，尋那價值，總說風景是人；是！還真是人！

文藻，黃色，綠與紅的交織。

更常看到的還是那格子裙。我總喜歡穿上最屬意的一雙皮鞋，皮革原色甚好，和十月高雄的氣溫應景。

老派的木頭底在紅磚道上喀喀作響，像香榭麗舍上的勝利遊行；閱兵，是賞白頭小雀在榕樹下悠閒，走馬看花，數數今天的葉又掉了幾片。

這是早上八點，前往第一堂法文；

尋那風景，尋那巴黎的春，

尋那美麗的人。



「詩人不必沉溺在自己的暗影裏。
要是四季都寫完了，那從今開始就都寫妳吧！」

寫作一隅

在每一個相反的情緒背後，都有其相同的根源。遭逢挫折，是欲意學習；為情受困，傷的是青春。不到黃昏，常常是八點的課前的清晨，我會一手提著那上世紀來的劍橋包，裏頭裝著我的所學所聞；筆和墨，幾張空白。

謄錄法文那些悠遊於時空中的變幻莫測是首先，再來是盎格魯人那些簡化的語言，真逗呀！不列顛簡直是一個袖珍的歐羅巴。



「所謂靈感的泉源：愜意；望遠或近水。」



剩下，便讓墨水自個兒去生長。

有何妨？紀錄，有時是生活，生活中吐出的情意綿綿，綿綿纏繞的故愁思鄉；

愁？或許是不可或缺，那麼其反面也是一望著旗幟飄揚，飄揚是文藻的樹，是藍白紅的驕傲！是十月十五日我的憧憬。來到文藻的第一個月。



「天主是愛，我們的旗幟飄揚。」

記錄，人生二十載

詩文需要醞釀，從前說的話，得是蒸餾，陳年後才能給墨水裝瓶。

說實話吧，我自個兒都沒法閱讀寫下的文字。落筆止時，它們便線性地發散，奔赴過去和未來的時空。我唯一做的，不過在飄渺裡頭尋覓幾幅彩畫（有時是黑白攝影），再將其掛回底片的欄柵上。生命自誕生起，便是第一個讓美麗的臉龐——哭泣、愉悅、盛怒、狂喜——顯影在相紙上的發明，也是唯一演出的一臺戲。



寫作一隅，墨水瓶與圖書館。

將原欲裡頭的蒙太奇拆解，重新組合……好一句浮生若夢！

想到行過的歲數，是呀，儘管不夠沾染太多世故和複雜，仍是一罈佳釀。

白

儘管酷熱，上學期大抵還是在秋天度過的。

我會到學校旁的金獅湖公園散步。秋天的腳步很慢，一直到十一月中旬徐徐的涼風才共我一起賞白鷺。

不喜歡太過於草根的光影，我獨愛妳純白的羽。妳是天生的藝術家，在水面掠波作畫。



大自然的安迪·沃荷。

這半年的學習是順遂的；我在期中拿了讓自己開心的成績，伴之而來的是成就與餘裕。人是貪婪，妄想偷渡一片落葉到來年。

別呀！別忘了巴別塔的寓言，我們是上帝給予的，必然將榮耀歸於上帝。天主以祂的光指引，我們就心安理得，一起點亮二一年的聖誕。



金獅湖印象。

「因為午餐之前已經孜孜不倦勤奮工作了，下午的時間就應該過得悠遊自在。也就是說，他應該在柳樹林散步，讀一篇篇雋永的文章，和朋友在藤架底下聊天，或在火爐前面沉思。這些事情都不應該受時間限制，隨心所欲，由自己決定何時開始，何時結束。」

——亞莫爾·托歐斯《莫斯科紳士》

下午六點以後的時光，不宜工作。

十一月二十八日，黃昏近暮。我和妳共在綠色的草坪上，青翠還留有偶然雨梳理的餘溫。

同我們的，還有文藻的八百支蠟燭——我們都是一顆顆星星，閃亮，美麗。

我望著妳，望著臺上的小天使，納悶，這藏在高雄愛河旁童話一般的世界，帶著書卷氣息的貴族花園，是不是太奢侈？

疑問？是我們的天賦，在字裏行間、在語言不規則的和諧，也在今天，望著明天。

等待的時間漫長，我尋著何物能凌駕一切？

我有了答案——

當秋夜尾聲，這片世界一隅燃起了一棵燭光。



「我們都是閃亮的明星。」

附記——仁山半島遊，澄清樓遙想

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天空陰雲些許，或透著幾絲日光；總之早上在羅文藻主教雕像前集合時，氣溫很是宜人！十二度上下；穿著一襲軍獵裝，內口袋收著我早些時候繪製的地圖，準備出發。

車程是不會太久的，約莫二十分鐘，從鳥松區開始，便是一路的上坡，但並不太陡，所以能好好欣賞沿途的景致。我見著高雄的圓山飯店。一樣的唐風建築，一樣的四方樓台，但卻小巧許多，真是可愛。

健行，長時間的行走，貌似一成不變的過程；重複著節奏不耐的滴答。

非也！從落書澄清湖，數十載始終迎接遊客的牌坊起頭，是雀躍，是滿溢的精力。於是我們從湖的左側繞起，澄清則在右手邊的岸下；垂枝比我們更先得月。

兜轉，兜轉，兜轉，

不覺間只剩我和同學幾位朋友。我們彷彿繞了一圈這塘大埤。

到了忠烈祠，望高中興塔，也是這時候，早起的激素漸漸退去，人是緩緩累了下來；他們便先到蔣公銅像下歇息。

我，還想更近介石先生的秘密。



澄清湖，富國島，思源亭。

不像黃舒駿唱的椰林，通往燦爛的光景和愛情；仁山半島上，更像是守護一段美好時光的窩藏。
比起澄清湖闊，激清樓的一方天地還是容不下你的夢。是夢？

或許不是。

可能在高雄的秋水，你見著的還是南京！

我散步在先總統的別館外，波光瀲灩原來是她最愛的梧桐。好美！你可真是奢侈，不是你作中原之霸，也不是你作寶島之主；只因婀娜的旗袍在你掌上婆娑。」



「相擁。」

先總統蔣介石先生與夫人蔣宋美齡。

「本頁圖片來源：

<https://history.creaders.net/2017/08/04/big5/1854557.html>

尾聲，一切的景物在水平線之間模糊，是倒影，或是林蔭；在富國島思源：實相非相。沿著湖水踏過，白鷺紛飛，我只是藍天下的一塘水；自由高貴，在我肌理上繡織你們的羽翼。

王家齊。民國一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書。



「無人看見每日怨嗟 花謝落土不再回」
— 鄧麗君〈雨夜花〉